

林

出

崇

編

學

術

文

半農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一日初版

學術文全書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編輯者 福建林之棠

發行者 華盛書社

北平東安市場桂銘商場

電話東局四一七一

印刷者 中華印書局

楊梅竹斜街中間路南
電話南局一六七三

必 翻 版 權 所 有

分 售 處
外本埠各 大 書 坊

學術文

例言

一拙編中國文選分二部：甲學術之文，乙文學之文，本書即中國文選之甲部。

一本書由橫方面看，先依司馬談論六家之次，叙儒，墨，名，法，道德，先秦陰陽家書多散失，故略陰陽。次依禮記經解六經之次，叙詩，書，易，禮，春秋，樂亡，僅述五經。再次依後漢書趙典傳，陸德明經典釋文，及北宋本補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三經，孟子見於篇首，未重錄，又其次依班固漢書藝文志諸子，補陰陽家，叙雜衍傳；補縱橫家，叙蘇秦始將連橫；補雜家，叙呂氏春秋；農家見於篇首許行章；小說家無信史，從略；以上總述思想原流，故不惜反復經史百家之說，蓋

欲使讀者之能得其興趣也。

一本書由縱方面看，先秦以前，百家離出，故敘諸子學之所由生，兩漢尙儒家，故敘儒林傳，兩晉崇道家，故敘七賢傳，宋明講理學，故敘程朱陸王傳。現代開始家琴南則敘吾致蔡元培先生書，及蔡元培先生復吾家琴南書。

一本書取材，多採北京大學所編學術論著集要及十三經二十四史，但原著編幅冗長，講一篇輒非一二個月不能竣，聽者講者皆感厭倦，本書力正是敝，凡編幅冗長者，概從刪簡，蓋學術文，重在造意，非若文學之文，注重表情，而又須顧及全篇結構也。

一本書前後敘次及刪繁就簡煞費苦心，誤謬之處，知所不免，邦人君子幸垂教焉。

本書編纂，承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毛子水先生通融借書，特此誌謝。

福建林之棠記於故都。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六日。

學術文

卷上目錄

第一章

孟子許行章.....一至四

孟子性善章.....五至七

第二章

墨子兼愛上.....八至九

墨子非攻上.....一〇至一一

第三章

莊子天下篇惠施.....一二至一五

第四章

韓非五蠹.....一六至二六
韓非難一.....二七至三七

第五章

老子道德經.....三八至四〇

列子楊朱篇.....四一至四三

莊子齊物論.....四五

第六章

淮南子要略.....四五至四七

司馬遷史記.....四八至五〇

第七章

學術文

二

詩大序 五一

書仲虺之誥 五二

易乾 五三至五四

易訖 五五至五六

儀禮士相見禮 五七至五八

春秋公羊趙盾弑君 五九

第八章

史記孔子世家 四一至三

禮記經解 五九

第九章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至一〇

第十一章

孝經 五九至六〇

史記孟子騶衍淳于髡慎到騶奭傳 一一至一三

論語 六一至六二

第十三章

第十章

戰國策蘇秦始將連橫 一四至一六

小戴禮記禮運 六三至六四

第十四章

周禮司徒教官之職 六五至六十

春秋左傳趙盾弑君 六八至六九

春秋穀梁趙盾弑君 七〇

呂氏春秋察微.....一七

呂氏春秋去私.....一八

第十五章

史記荀子傳.....一九

荀子性惡.....二〇至二四

史記李斯傳.....二五至二九

第十六章

史記儒林傳.....三〇至三一

第十七章

班固論史記.....三一

第十八章

漢書儒林傳.....三三

第十九章

論衡問孔.....三四至三五

第二十章

許慎說文解字叙.....三六至三九

第二十一章

晉書稽康列傳.....四〇至四四

第二十二章

劉知幾史通疑古.....四五至五二

韓愈原道.....五三至五六

第二十三章

宋史周敦頤傳.....五七至六〇

宋史程顥傳.....六一至六二

學術文

四

程顥識仁篇	六三
宋史程頤傳	六四五至六六
宋史張載傳	六七至七〇
宋史邵雍傳	七一至七三
宋史朱熹傳	七四至七八
宋史陸九淵傳	七九至八一
宋史王安石傳	八二至八七
第二十四章	
黃宗羲明儒學案	八八至九一
王守仁傳	全上
王守仁大學問	九二至九九
明儒學案泰州學案序	一〇〇至一〇九
第二十五章	

戴望顏氏學記顏元傳	一一〇至一二七
劉光漢戴震傳	一一八至一二七
康有爲論語注序	一二八至一三二
章炳麟清儒	一三三至一四四
梁啟超最近世之學術	一四五至一五二
林琴南致蔡元培書	一五三至二五六
蔡元培復林琴南書	一五七至一六三
崔適論語足徵記叙	一六四
王國維致沈兼士書	一六五至一七〇
羅振玉國學叢刊序	一七一至一七二
胡適國學季刊宣言	一七三至一八六
黎錦熙樵歌跋	一八七至一〇二
劉復書亡弟天華遺影後	一〇三至一〇七
疑古玄同給黎劭西的信	一一〇八至一二一
鄭奠中國修辭學研究法導言	一二二至一二五

學術文卷上

孟子許行章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屢，織席以爲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曰：「然。」

「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

曰：「否，許子衣褐。」

「許子冠乎？」

曰：「冠。」

曰：「奚冠？」

曰：「冠素。」

曰：「自織之與？」

曰：「否，以粟易之。」

曰：「許子奚爲不自織？」

曰：「害於耕。」

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

曰，「然。」

「自爲之與？」

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諸其宮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澮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

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叙，朋友有信。放勸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明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心哉？不用於耕耳。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

貢反，築室於塲，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鴻鵠乎不可尚已！」

今也，南蠻駁舌之人，非先生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頤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從許子之道，即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牘小牘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孟子性善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桺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桺棬。」孟子曰

：『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桺棬乎？將戕杞柳而後以爲桺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桺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故謂之外也。不知長馬之長也。

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炎，無以異於耆吾炎；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炎亦有外與？」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

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堯以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墨子兼愛上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

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敬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

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

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身，故賊人身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

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

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